

結二十冊

亦定考

論語
 微子
 子張
 堯曰

四書直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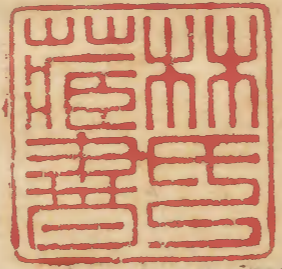
卷十二

漢書門類			
八	五	六	五
二	〇	五	函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5
冊數	20 (12)
函號	277 55







論語經筵直解卷之十二

微子第十八

漢書文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是紂之庶兄箕子比干是紂叔父當理而無私心

做仁昔紂爲無道其國將亡微子進諫不聽恐一旦且被禍

絕了商家宗祀遂引身而去之箕子諫紂不聽被紂囚繫

爲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犯紂之怒被紂殺之

剖其心以死此三人者同爲紂之親臣而或去或不去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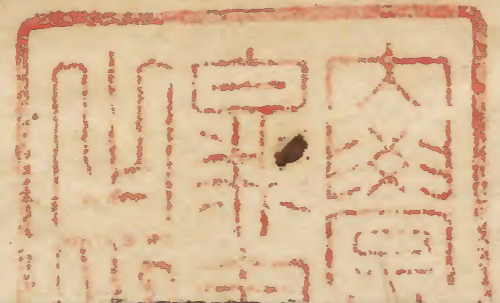
以死行各不同孔子從而斷之說殷有三仁焉蓋論人者

不當泥其迹而當源其心三人者就其迹而觀之雖有不

同原其心而論之則其憂君愛國之忠至誠惻怛之意一

而已矣其去者欲存宗祀非忘君也奴者欲忍死以有待

非懼禍也死者欲正言而悟主非沽名也所以說殷有三



論語經筵直解

卷之十二

仁焉蓋自孔子之論定而三子之心始白于天下後世矣
大抵人臣之義莫不願世平主聖服休寵而保榮名者不
得已而逃遯而囚辱而殺身則所遇之不幸耳向使紂有
納諫之美而三仁者得效其進諫之忠相與救過圖存則
商祀未宜遽絕也乃拒諫飾非淫威以逞卒之三仁去而
殷國墟豈不可為永鑒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
往而不三黜在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是魯之賢人士師是掌刑獄之官三黜是屢遭罷
斥父母之邦指魯國說昔柳下惠為魯士師之官屢被退
黜人或有諷之者說子屢擯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
他國乎言其道不合則當去也柳下惠答說我之所以屢
被罷黜者以因我直道而行不能屈已以隨人耳今世之

人誰不悅佞而惡直若我守定這正直之道以事人則到
處為人所惡何所往而不被其退黜若我肯阿意曲從枉
已以事人則到處為人所喜只在魯國亦自安其位了又
何必遠云父母之邦乎柳下惠以此解或人之言蓋自信
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要之衰世昏亂故正直見
忤于時惟治朝清明斯君子得行其志是以有道之君子
秉公持正者必崇獎而保護之傾險邪媚者必防閑而斥
遠之則眾正之路開而羣枉之門杜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
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昔孔子適齊齊景公公知孔子之賢因與其臣商量待孔
子的禮節說道魯有三卿季氏最貴魯君待之極隆我今
要把魯君待季氏的禮待孔子似乎過厚則我有所不能

若把魯君待孟氏的禮待他于禮又簡有所不可就中斟酌當以季孟之間待之固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簡庶幾其可乎但惜我年已衰老不能用其道矣夫孔子至齊本為行道既不能用其道而徒擬議于禮節之間則亦虛拘焉耳故孔子行矣蓋不合則去一重道之義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白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是魯大夫名斯魯定公時孔子為司寇三月而魯國大治齊人懼其為霸因設計選好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乘文馬舞康樂以餽送魯君欲以惑亂其心阻壞其政魯君果中其計與同季桓子再三遊觀悅而受之于是荒于聲色怠于政事三日不復視朝則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故孔子行蓋禮貌衰則去一見幾之明也合前

章而觀景公知好賢矣而耄倦于勤好之而不能定公能用之矣而中荒于慾用之而不能終無怪乎二國之不競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是楚之狂士昔周之衰賢人隱遁接輿蓋亦佯狂以避世者殆字解做危字下是下車辟是躲避昔孔子周流至于楚地楚之狂人接輿者口中唱歌而行過孔子之車前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說鳳凰是靈鳥能審時知世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所以為稀有之祥瑞如今是甚麼時候乃出見于世是何其德之衰而不知自重耶然既往之事雖不可諫止從今以後尚可以改圖趨此之際可以止而

隱去矣可以止而隱去矣我觀今之出仕而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且將至于取禍亦岌岌乎危殆而難保矣于此不止是安得謂之智乎接輿之意蓋以鳳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全身以遠害也然以避世爲高而不以收時爲急則其趨向之偏甚矣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詞知其爲賢人故下車來欲與之講明君臣之大義出處之微權而接輿自以爲是不肯接談遂趨走避匿孔子竟不得與之言焉蓋聖人抱拯溺亨屯之具而又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是以周流列國雖不一遇而其心終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彼接輿之徒果于忘世往而不返何足以語此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與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長沮桀溺都是人姓名蓋亦賢而隱者也二人相並爲耦

津是河邊渡口執輿是執轡在車昔孔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車而行適遇隱士二人一箇叫做長沮一箇叫做桀溺兩人並耕于野孔子經過其地將欲過河不知渡口所在因使子路下車而問于長沮長沮問說那坐在車上執轡的是誰子路對說是孔丘長沮素知孔子之名固問說是魯國之孔丘與子路對說是也長沮遂拒之說問者不知知者不問既是魯之孔丘他游偏天下無一處而不到于津渡所在必已知之久矣又何必問于我哉其意蓋譏孔子周流而不止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

滔滔是流而不反之意易是變易于此不合去而之他國

叫做避人之士高路遠舉與世相違叫做避世之士耜是田器所以扒土覆種者較是止子路問津于長沮長沮不肯告因又問于桀溺桀溺問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素聞孔子弟子有仲由者因問說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子路對說然桀溺遂責之說人貴識時我看如今的世道愈趨愈下如流水滔滔不可復反舉一世而皆然其亂極矣若要易亂為治易危就安將誰與轉移之乎今汝之師今日之齊明日之楚不合于此又求合于彼是乃避入之士亦徒勞而已你與其從着那避人之士奔走而無成豈若從我辟世之士離塵遠俗優游而自樂哉語畢遂自治其田事耰而不止亦不告以津處其拒之也深矣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是悵然歎息的意思子路問津于長沮桀溺而不見答反被其譏諷于是還以二人之言告于孔子孔子惜其不喻已意乃憮然嘆息說彼謂辟入不如辟世則必高飛遠舉不在人間方可取殊不知人生天地間鳥獸既是異類不可與之同羣若斯人者固與我並生並育同一氣類吾不與之為羣而誰與哉既與之為羣則不可絕入逃世以為潔矣他說天下無道誰與易之不知我之所以周流不息正為天下無道故欲出而變易之也若使天下有道世已治民已安則固無用我之變易而我豈樂於多事哉彼二子者其亦不諒我之心矣蓋天生聖賢本為世道計故古之聖人民饑則曰已饑民溺則曰已溺一夫不獲則曰已辜其憂時憫世非但其心之不容已亦其責之不可辭耳使如沮溺之言則安危理亂邈不相關生民將何所

詩命乎有世道之貴者宜加意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丈人是老人蓀是竹器去草叫做芸昔孔子周流四方子路隨行偶相失在後于田間遇一老人以拄杖挑着竹器子路問說你曾見我師夫子否丈人不對而直責之說汝于四體則不知勤勞耕作以自食其力于五穀也不能分辨其孰為稻孰為黍稷孰為麥菽舍其農業而從師遠游却來問汝夫子于我我知誰是你的夫子遂植立其杖而自于田間芸草更不答他子路聞丈人之言知其為賢人也遂竦然起敬拱手而立丈人見子路改容相待亦為之感動遂留子路宿于其家殺雞造飯以管待之又令其二

子出見叙長幼之禮焉蓋春秋之時天下無道賢人隱道而孔子之徒獨周游四方欲以行道濟時故動而見沮如此可以觀世矣

明自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遇丈人之次日日前行追及孔子把丈人責已之言相待之禮一一告知孔子說觀此人的言語行事乃賢而隱遁者也惜其不明出處之大道耳因使子路復回見之欲曉然告以君臣之義及至其家而丈人已先出不得相遇矣子路乃述夫子之意說道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所當然也若不仕則是無君臣之義矣夫

君臣長幼並列于五倫而君臣爲尤太夫人昨使其二子
出見是于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至于君臣之大義
却如何其獨廢之耶今汝以隱爲高不過欲全生避世歸
潔其身而已不知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實有
亂乎人之大倫矣太倫豈可亂者乎故君子之出而事君
豈是要圖富貴蓋欲行此君臣之義耳若夫衰世難挽明
君難遇道之不行我豈不知但恐廢義而亂倫有不甘忍
然者耳丈夫何其見之固哉大抵接輿沮溺來人之徒皆
明于保身而昧于行義故徃徃是已見而非聖人不自知
其陷于一偏害義而傷教也是以夫子每倦倦接引各因
其明以通其蔽所以扶世教而正人心者意獨至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是隱逸高尚的人虞仲即周太王次子仲雍與泰伯
同窳荆蠻者倫是義理之次第慮是思慮記者說古時隱
逸高尚之士可以考見者七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者志節雖同而制行則異孔
子一一而評品之說立志高而不肯少有貶屈持身潔而
不肯少有污染其伯夷叔齊與觀他非其君不仕非其民
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峻節清風何凜凜也若
夫柳下惠少連則和同混俗于人無忤雖降屈其志卑辱
其身有弗借者其出言則合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以
之處世如斯而已矣不爲過高絕俗之行也至于虞仲夷
逸則行不必其中慮而隱居以自適言不必其中倫而放

言以自廢矣然雖隱居獨善而潔身不污合乎道之清雖
放言自廢而韜晦得宜合乎道之權益與矯異之士害義
傷教者不同矣然此七人者其行雖潔其志雖高而未免
有執一之病也在夷齊虞仲夷逸則以絕世離俗爲可而
以和光同塵爲不可在柳下惠少連則以和光同塵爲可
而以絕世離俗爲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有個主
意在其見偏矣若我則異于是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用之
斯行舍之斯藏因時制宜不膠于一定固無所謂可亦無
所謂不可也此吾所以異于逸民與要之七人之心有所
倚故止成其一節之高聖人之心無所倚故優入于時中
之妙所以說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凡行也處事者當知所
取法也

大師擊適齊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

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大師是樂官之長古時國君每食必作樂以侑食故有亞
飯三飯四飯之名少師是樂官之佐鼓播鼗擊磬都是掌
樂器的官齊楚蔡秦河漢海都是地名魯自三家僭亂歌
雍舞俗私家日盛而公室反微音樂廢缺宗廟之祭至不
能備八佾之舞于是典樂之官皆失其職散而之四方有
掌樂的大師名擊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于者去而
之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之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
去而之秦掌擊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于河內掌播
搖鼗鼓的官名武者去而入居于海中爲樂官之佐名陽
與掌擊磬的官名襄者去而入居于海島夫禮樂所以爲
國者也魯失其政下陵上替禮壞樂崩至使瞽師樂官皆
不能守其職而紛然四散是尚可以爲國乎記者言此蓋

傷魯之衰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

天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也施字當作弛字是廢棄的意思
以是用昔魯公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說道立國以
忠厚為本忠厚之道在乎親親任賢錄舊用人而已蓋親
乃王家一體而分者苟恩義不薦則親親之道廢矣必也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于遺棄可也大臣
國之所係以為安危者苟大臣有怨則任賢之禮薄矣必
也推心以厚其托久任以展其才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見
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有功德于民者苟棄其子
孫則念舊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賢者亦使之不
失其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之才具各有短長在

于因材而器使之苟責備于一人則用才之路狹矣必也
因能授任不强其所不能無求全責備于一人焉此四者
皆君子之事忠厚之道也汝之就封可不勉而行之以培
植國家之根本哉按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訓其子治
魯之道亦不外此其後周祚八百而魯亦與周並傳綿遠
豈非德澤浹洽之深哉此為國者所當法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記者說賢才之生關于氣運昔周
室盛時文武之德澤涵育者深天地之精英蘊蓄者久于
時靈秀所鍾賢才輩出其中最奇異者兄弟八人同出一
母而又皆雙生其頭一胎生二子叫做伯達伯适第二胎
生二子叫做仲突仲忽第三胎生二子叫做叔夜叔夏季第
四胎生一子叫做季隨季騶此八士者產于一母萃于一

門而又皆有過人之德出衆之才多而且賢真乃是盛世之瑞邦家之光其關繫一代氣運豈偶然哉考之堯舜之時有八元八愷成周則有八士蓋天將祚帝王以太平之業則必有多賢應運而生一氣數之自然耳顧天能生才而不能才舉而用之責在人主是以史稱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洽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其能用之也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說論人當觀其大節若大節有虧則其餘不足觀矣若使今之爲士者能見危難則委致其命以赴公家之急而不求苟免見財利則必思義之當得與否而不爲苟得于祭則思敬以追遠而致其如在之誠居喪則思哀以慎終而極其思慕之薦士能如此則外著光明磊落之行內

存仁孝誠敬之心大節無虧其可謂士也已矣然此固修己之太閑蓋亦取人之要法人君誠得是人而用之以之當大任託大事何不宜哉外此而求其才藝之美智巧之優抑未也已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是執守弘是廓大篤是堅確的意思子張說理得諸心謂之德德有諸已貴于能執而執之又貴于擴充若或器量淺狹容受不多纔有片善寸長便侈然自以爲足不復加擴充之功這是執德不弘理所當然謂之道道有所聞貴于能信而信之尤貴于堅定若或意念紛紜把持不定纔遇事交物誘便茫然失其所守不復有的確之見這是信道不篤夫執德不弘久則將並其所執者而失之矣信道不篤久則將並其所信者而亡之矣此等之人雖終身

爲學畢竟無成在世間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一凡庸人等取何足貴乎所以說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言不足爲有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拒是拒絕矜是憐憫昔子夏子張都是聖門高弟而兩人規模不同子夏篤信謹守子張才高意廣故其所見亦各有異一日子夏的門人問交友之道于子張子張說你師子夏如何說門人對說我師子夏說道凡人直諫多聞有益于我的方可與他相交若那便辟柔佞無益于我的人却宜拒絕之不可與他相交子夏之論交如此子張說子

夏此言與我平日所聞全然不同吾聞君子之心存大同而與物無忤于人之才德出衆者則從而尊敬之至于庸常的衆人亦含容而不遽厭棄于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從而嘉尚之至于一無所能的人亦矜憐而不忍斥絕可者固在所與而不可者亦無所拒君子之交當如此也且反已而觀之我果太賢欤則于人何所不容固自不宜拒人我若不賢欤則人將拒我而我何假于拒入也子夏之言何其示人之不廣乎要之子夏之論嚴擇交之道矣而乏待物之洪子張之論得待物之洪矣而非擇交之道惟夫以主善爲師之心辨賢否以含弘光大之度待天下則自無迫狹與汎濫之弊矣此非但取友亦用人者所當知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是窒塞不通的意思子夏說理無往而不存故雖日用事爲之常百工技藝之末這等小術亦皆道之所寓以之濟民生而資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然其體之所包涵者淺用之所利濟者微就一事一物而用之可也若要推而極之以達于天下國家之遠則必有窒礙而難通者矣是以君子之人以天下國家爲己責而所志者遠以修齊治平爲己事而所務者大于此區區之小道自有所不屑爲也學者可不知所用心也哉蓋道雖不遺于細微而學貴知所當務故孔子不以多能爲聖堯舜不以百畝爲憂用心于大自不暇及于其小耳有志于帝王之大經大法者宜審圖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字與有無的無字同所亡是未知的道理所能是已得

的道理子夏說人之爲學未得則患其有因循之心而不知所以求之既得則患其有遺忘之病而不知所以守之雖曰爲學不過入耳出口玩時愒日而已矣得謂之好學乎必須于每日之間將那未知的道理今日講求一件明日講求一件務使所知所聞者與日而俱進焉然又恐其久而遺亡也必于每月之間將這已得了的道理時加溫習隨事體驗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焉似這等用功方是真能好學的人蓋能知其所亡則既有知新之益無亡其所能則又加溫故之功日積月累無時間斷非真知義禮之可悅而以遠大自期者能如是乎所以說可謂好學也已矣人能如是則所知日進于高明所行日就于光大而爲聖爲賢不難矣可不勉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說學莫先于求仁而仁非由于外至誠能博學于文而多聞以廣其識使此心無一理之不明篤信乎道而堅心以要其成使此心無一息之少懈有所問辨必關切義理而不徒爲浮泛之談有所思惟必體貼身心而不徒爲汗漫之想此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雖未嘗力行而爲仁然仁只是此心之理而已今能從事于學而有精實切近之功則此心有所收斂天理卽此而存妄念不得紛馳人欲何由而肆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于此見求仁之道不外于存心存心之功不外于務學學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仁在是矣有志于仁者可不勉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是工匠造作的公所致是造到極處的意思子夏說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然後術業可專爲之必有成法然後

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要成就他一件手藝必須在在那官府造作的處所無別樣事務相妨盡力盡巧以專攻其事然後成得那一般技藝如梓匠則成其建屋之事輪輿則成其造車之事所以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之學道也就如百工學藝的一般必須終日修習只在這學問上志向更無分奪工夫更無休歇有一件道理未
知必孜孜然求以知之有一件道理未行必孜孜然求以行之務使萬理皆明萬善皆備而道之具于我者無不有以詣其極焉此方是君子真實學道之全功也若徒慕爲學之名而外奪于紛華之誘或作或輟有始無終縱然從事于學畢竟何所成就哉是反百工之不如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是文飾子夏說人之處事安能一一盡善也有一時防

檢少疎不覺差錯了，的這叫做過，惟能知其過而速改之，則固可復于無過。此君子修德遷善之事也。若夫小人之有過也，則不然，分明意向差了，却乃多方回護，求以掩其差，分明舉動錯了，却乃巧計彌縫，求以掩其錯。蓋其心中全是私欲蒙蔽，護短自是不肯認錯，反將無心差失都做了有心罪惡，所謂耻過作非，心勞而且拙也。小人所以徇欲忘返，卒至于敗德亡身者，皆由于此，可不戒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是莊嚴的模樣，即是就溫是和厲是剛。正子夏說君子盛德積中而發見，當可其容貌詞氣，夫人得于接見之頃者，有三樣變態，不可以一端盡也。遠而望之，則見其衣冠正瞻視尊儼，然有威之可畏焉。儼然如此，若示人以不可近矣。及近而就之，則又見其溫良樂易藹然和氣之可

親也。其溫如此，若可得而狎之矣。及聽其言論，則又詞嚴義正，是是非非確有定執，初無一毫委曲遷就之意。聽之使人竦然而可敬也。始而儼然中而溫焉，既而厲焉，一接見之間而容貌詞氣屢變而不可測如此，所以說君子有三變。然君子豈有意而為之者哉？蓋其德備中和，動容出辭無非盛德所發，而人之得于瞻仰聽聞，見其變動不拘若此耳。君子何心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謫已也。

厲字解做病字。子夏說君子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其事可行。如勞民動衆之事，本非民所樂為者，必其平日愛民之意至誠惻怛，民已相信了，然後不得已而至于勞民，則民亦諒其心之出于不得已而踴躍以趨事矣。若

未信于民而遽勞之事雖當爲而人心不悅不以爲傷財則以爲虐下而病已矣事何由而成乎諫諍違拂之言本非君所樂聽者必其平日愛君之意至誠懇切君已見信了然後不得已而形之諫諍則君亦諒其心之出于忠愛而虛心以聽納矣若未信于上而遽諫之則意雖效忠而上心不悅不以爲訕上則以爲賣直而謗已矣言何從而入乎此可見君子欲有爲于天下非積誠以感動之未有能濟者也然此特就事君使民者言之耳若夫下之事上趨事赴功乃其常分君之于臣聽言納諫乃爲至明上下各務自盡可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譬如說大節小節閑是闌所以限其出入者子夏說人之爲學貴識其大若能于立身行已大關節處如

君臣父子之間進退出處之際一一皆盡其道而不越乎規矩之外則大本立矣至于小小節目自如動靜語默事物細微或少有出入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不務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爲小廉曲謹之行亦奚足貴哉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大者固所當謹而小事亦豈可不慎哉子夏此言用以觀入則可用以律已則不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掃應對進退都是小學之事噫是嘆息之聲倦是厭倦區是類誣是罔卒字解做終字昔子夏以萬實爲學故教人先從下學用功子游不知其意而譏之說道有本有末

人之爲道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問人小子觀其洒掃應對進退之間其威儀習熟容節周詳則信乎其可矣然特小學之事道之一節而已律之以根本之學如大學誠意正心之事則全未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其言而嘆之說言游以我之問人務末而遺本恰似我不肯把至道傳他每的一般此言差矣蓋君子以太公無我之心而施之爲曲成不遺之教何嘗有意說某一樣道理是淺近的可以爲先而傳之其一樣道理是高深的可以爲後而倦教定要立這等次第但以學者所造其分量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小一般其區類判然有別不得不分個先後各因其材而施之耳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槩以高遠的道理教他則是語之以所不能知導之以所不能行徒爲誣之而已焉有君子教人而

可以誣罔後學如此也若夫自洒掃應對以至于誠意正心徹首徹尾本末一貫全不假進修次序這惟是聰明睿智天縱的聖人生知安行之能事也今此問人小子豈能便到得聖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學乎子游譏我失教其言信爲過矣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後入大學其次第自應如此宋儒程子說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然非窮理之至精義入神何以知聖人事從洒掃應對中來有志于成始成終之學者不可無深造之功焉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是有餘力的意思子夏說凡人爲學則以藏修爲主出仕則以盡職爲忠事固各有所專然學所以求此理而不仕則學爲無用仕所以行此理而不學則仕爲無本乃相

須以為用者也故凡出仕而在位者當夙夜匪懈先盡其
居官之事待職業修舉有餘力之時却不可間過了光陰
仍須從事于學以講明義理考究古今則聰明日啟智慮
日精所以資其仕者不益深乎沫仕而為學者當朝夕黽
勉先盡其務學之事待涵養純熟有餘力之時却不可虛
負了所學必須出仕從政以致君澤民行道濟時則抱負
既宏設施亦大所以驗其學者不益廣乎要之仕學固不
可偏廢而學尤終身受用之地蓋義理無窮若不時時講
究則臨民治事之際未免有差此念始終典于學古之賢
臣所以惓惓為君告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字解做極字子游說方今之世文勝質衰居喪者徒尚
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真情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

只須極盡乎哀而止何以文飾為哉蓋哀慟有餘則真情
已竭雖文禮不足何傷乎考之禮記子游平素究心於喪
禮非脫略于儀文者此心蓋為救時而發即夫子喪與其
易也寧戚之意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張是子張子游說吾友子張之為人也才高意廣人所不
能為者彼却為之是難能也然少誠實惻怛之意未免心
馳于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其于仁則未也蓋仁者本
心之德實理具備無假于外人惟依着真心本等做去則
事皆着已務內乃所為仁何必為所難能哉是以聖門教
人專以求仁為本而以徇外為戒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也

堂堂是容貌之盛曾子說朋友所以輔仁故必有誠篤之

資專用心于內者彼此講習切磋然後可相助以進于善
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張也惟致飾于威儀修整其容貌而
已其馳心于務外自高如此以之爲己則無操存涵養之
功以之爲人則無箴規觀感之助人固不能輔他爲仁他
也不能輔人之仁所以說難與並爲仁也曾子此言蓋救
子張之失欲其用心于內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是推至其極的意思曾子說我常聞夫子有言常人之
情于凡應事接物之際真切懇到處少苟且忽略處多未
有能自盡其心推之以至其極者也求其能自盡者必也
于父母之喪乎蓋子于父母本天性之至親而况居喪之
時又人道之大變惟是這個時候其哀痛迫切之誠發于
至情而不容已乃能內盡其心無一毫之勉強外盡其禮

無一毫之欠缺也使于此而不盡其心惡乎盡其心哉于
此見人心之良隨處發見而最真切者莫過于親喪之時
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此心無一念之不真倫理無一件
之不厚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曾子所以有感于聖人之言
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
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名速是魯大夫當時人皆稱其有孝行曾子說我
聞諸夫子說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盡禮死事盡哀雖
足爲孝然猶可能也惟是那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這兩
件乃是人所難能蓋莊子之父獻子賢而相魯其所用之
臣乃賢臣所行之政乃善政固皆可以不改但獻子卽沒
莊子得以自專苟非卓然欲繼父志而爲善則其臣與政

必有與已相違拂者焉能不改乎莊子則以親之心為心
略無適已自便之意其于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其
于政也父行之吾亦踵而行之終身遵守無少更變是益
志在立身行道世濟其美以顯親揚名乃孝之大者非但
不忍死其親而已豈人所易及者哉所以說是難能也
孟子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是曾子弟子士師是掌刑獄之官散是離散哀矜是
哀憐的意思昔魯大夫孟氏使陽膚為士師之官着他斷
理刑獄陽膚因問治獄之道于曾子曾子告之說刑罰之
設所以防民之奸表率之而不從教詔之而不入乃用法
以威之非得已也今也在上的人德教不修既不足為民
表儀刑政無章又無以示民趨避將長民的道理都失了

以致百姓每情意乖離無所維繫相率入于不善若所當
然而不知陷于大戮也其來非一日矣爾為士師當念犯
法雖在于民而所以致之則由于上治獄之時如或訊得
其情雖其行私于紀信為有罪而猶必哀憐之矜憫之視
之有若無辜而加惻隱之意焉莫謂情偽微賤而我能得
其隱情便欣然自喜其明察也如此則用法必平民可無
冤而士師之責任為無忝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
之惡皆歸焉

下流是地形卑下為眾流所歸的去處子貢說古今言荒
淫暴虐一切不善之事皆以商紂為稱首其實紂之不善
亦不至如此之甚也只因他是個無道之君惡名彰著故
今言人之為惡者皆舉而歸之于紂譬如地勢窪下的

去處衆水都流在裏面的一般蓋其自處然也是以君子
常自警省不肯一置其身于下流不善之地蓋一自處于
不善則人遂從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都歸于其身
不是他做的事也說是他做的了故紂以一時之凶德而
被千載之惡名遺臭無窮終莫能洗豈非萬世之明戒哉
古語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甚言上達之難而下流之易
也自修者誠能朝乾夕惕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不以
小惡爲無傷而不去則日進于高明而堯舜亦可幾及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

更字解做改字子貢說過者人之所不能無故雖以君子
之人防檢少疎也有一時差錯但常人有過惟恐人知所
以遂成其過君子有過卽自認說這是我差錯了明白

示于人絕無一毫遮飾譬如日月之食一般一分一秒人
皆得而見之不可得而掩也既自認以爲過差隨卽就改
了復于無過譬如日月虧而復圓光明皎潔人皆翕然仰
之不可得而議也蓋日月以貞明爲體故雖暫食而無損
于明君子以遷善爲心故因有過而益新其德若小人之
遂非文過祇見其日流于卑暗而已安望其能自新也哉
然過而使人見更而使人仰此其修德于昭昭者耳若夫
幽獨之中隱微之際遏絕妄念培養善端此則君子慎獨
之功修之于人所不見者也欲立身于無過之地者宜于
此加謹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是衛大夫識是記衛大夫公孫朝問于子貢說汝
夫子仲尼于天下事理無大無小莫不周知果何所從學
而能然耶子貢曉之說道之燦然者莫備于文武其下代
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雖去今已遠然未至墜落于地
固尚在人世有賢而出衆的人其識見宏遠則能記其
綱領之大有不賢而平常的人其識見淺近亦能記其節
目之小是人之賢否雖不齊而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
道存焉文武之道既無所不在夫子之學亦何所不周如
賢者識其大夫子則于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
子則于不賢者而學其小蓋隨處訪求無往而非學也無
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師也而又何常師之有豈如他
人之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者哉夫孔子以生知之聖猶且
學無常師如此誠以義理無窮而取善貴廣也况人君以

一身而膺天下國家之寄尤當以務學爲急故高宗則遜
志時敏成王則日就月將所以稱殷周之盛主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于朝曰子貢賢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于
貢子貢曰譬之官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
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子服景伯都是魯大夫七尺爲稱後面夫子指
武叔說昔孔子道德高深時人不能窺側一日叔孫武叔
在朝中對衆大夫說人皆稱孔子是聖人以我觀于子貢
其聰明才辨還過于仲尼仲尼殆不及也時子服景伯適
聞此言因告于子貢子貢說人惟見道而後可以言道武
叔以我爲賢由于所見者淺也以賜之道上比于夫子其
高卑懸絕譬如宮牆一般賜也造詣未深識見有限比之

于牆不過及肩而已其牆既卑故人不必入其門也但從外面窺之于凡宰家所有一器一物之好舉目便看見了是賜之道淺狹而易見如此若吾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絕比之于牆其高數仞者也其牆既高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宗廟氣象之美百官威儀之富何由而見之乎是夫子之道深廣而難窺如此今之人不過官牆外望而已能得其門而入者幾何人哉若武叔者正不得其門而入者也他于聖道之美富本不曾見是何等模樣則謂我賢于仲尼亦何足怪乎蓋由其識見之未深故其擬議之欠當耳子貢以是而曉景伯所以尊孔子鄙武叔者可謂至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土坡高者叫做丘陵阜大者叫做陵踰是踰越量是分量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于貢至是又從而毀謗之其誣聖之罪愈大矣子貢曉之說爾無用此毀謗為也蓋仲尼之聖非他人可比不可得而毀也何者他人之賢者雖異于人然所造未至就如丘陵一般自平地下看着雖高其高終是有限猶可得而踰越也若仲尼之道別絕羣倫高視千古就如日月一般懸象著明與天同運無一物不在其照臨之下誰得而踰越之乎縱有不肖的人欲自棄于聖人之教橫肆非毀而聖人之道高德厚豈彼浮言妄議所能污蔑如日月之明萬古常新非人所得而毀傷也爾今之毀仲尼正如要傷日月祇見其不揣自己的分量于聖凡高下懵然無辨下天地間妄人而已何足校哉按子

貢前以宮牆喻聖道此又以日月爲喻所以尊孔子開曉
武叔者其詞愈峻而意愈切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子貢曰君子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
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陳子禽卽陳亢恭是推遜的意思階是梯昔陳子禽雖學
于孔子而莫能窺其道之高大一日乃謂子貢說師不必
賢于弟子今汝推尊仲尼極其恭敬豈以仲尼之賢有過
于子乎子貢以其輕于議聖因斥其失言之非說言語之
發不可不謹下句言語說的是人便以爲智下句言語說
的不是人便以爲不智知與不知但係于一言之微如此
可不謹哉今汝謂仲尼不賢于我其失言甚矣知者固如
是乎益人有可及有不可及若吾夫子聖由天縱道冠羣

倫人雖欲企而及之而化不可爲有非思勉之可至殆如
天之高高在上所可仰者輕清之象而已豈有階梯之具
可攀躋而上升者乎知登天之難則知希聖之不易矣子
乃以我爲賢真日囿于天之中而不知其高者也何其感
之甚哉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是植其生道是引導綏是安動是鼓舞的意思四個斯
字言其隨感而應見效之速也榮是尊榮承上文說夫子
之所以不可及者蓋有非常之道德自有非常之事功惟
其窮而在下故無由見其設施耳使其得邦家而治之其
感入動物之效豈小小哉正所謂民生未遂爲之分田制
里以扶植其生那百姓每卽耕食鑿飲並立于生養之中

矣民行未興爲之建學明倫以倡蕙于善那百姓每卽遵
道遵路率由于教化之內矣民居有未安一撫綏之使之
得所那百姓每卽聞風向化羣然而來歸矣民裕有未化
一鼓舞之使之自新那百姓每卽興仁興讓藹然相親睦
矣其在生之時人皆歡欣愛戴莫不尊親而極其榮顯既
沒之後人皆悲傷思慕如喪考妣而極其哀誠其德化感
入之速而人人之深如此就如天道發育萬物以生以長
曾莫測其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也哉子禽不知而妄
議之陋亦甚矣按古帝王致治之盛莫如堯舜堯舜之治
以時雍風動爲極而孔子之化以綏來動和爲成于此見
聖神功用其感通變化之機一而已矣故史臣贊堯之德
曰如天舜曰協帝而子貢推尊孔子則曰猶天之不可階
而升誠見其道之同也有君師治教之責者不可不深探

其本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舜亦以命禹

咨是嗟嘆聲曆數是帝王相承的次序如歲時節氣先後
一般故謂之曆數允是信天祿卽天位這是記者曆叙帝
王之道以見孔子授受都只是這個道理首舉帝堯將禪
位于舜而戒命之說咨爾舜自古帝王代興莫非天之所
命如今天命在汝將帝主相傳的曆數付托于汝舜之身
矣夫天以天下授汝汝必能安天下之民然後可以克享
天心而其道無他也天下之事雖日有萬幾莫不各有個
自然恰好的道理這叫做中必是此心廓然大公無爲守
正事至物來皆因其本然之理順而應之各當其可兢兢

持守不使一有偏倚而或流于過與不及之差則民心悅而天位可常保矣苟或不能執中則政乖民亂將使四海之人危困窮苦心生怨叛而人君所受于天之祿位亦永絕而不可復享矣可不戒哉其後帝舜禪位于禹也就把帝堯這幾句說話丁寧而告語之凡執中之訓永終之戒一如堯之所命無異詞也夫堯舜禹相授受獨舉中之一字爲言蓋卽洪範所謂建用皇極者也自非好惡不作偏黨反側不形鮮有能以執此道者唐虞夏后致治之盛皆由此一言基之豈非萬世君道之標準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履是湯之名玄牡是黑色的牛皇是太皇皇后帝卽皇天后土蔽是隱蔽簡字解做闕字是下一監察的意思這下

節是記成湯受命之事湯既放桀作書以告諸侯因述其初時請命于天說我小子履敢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今夏王無道得罪于天乃天討所必加我當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其賢人君子爲上天所眷命者這都是帝臣我當顯揚于朝而不敢隱蓋凡此有罪有德的人都一一簡在上帝之心或誅或賞我惟奉順天意而已豈得容私于其間乎使我受天之托所爲或有不公不正不能替天行道這是我自家的罪過于萬方小民有何干涉我當其受上天之罰若萬方小民有罪犯法却是我統御垂方表率無狀所致其罪實在于朕之一身不可追也蓋人君以奉天子民爲責故湯于命討之典則聽命于天下民之罪則引咎于己乃真知爲君之難者其視三聖之允執厥中殆異代同符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子丁

人
太賚是大施恩惠周親是至親這是記武王受命之事武
王初克商而有天下他務未遑首先散財發粟以賑窮恤
困而大施恩澤于四方又于其中揀那為善的人特加優
賚不但補助其不足尤使之豐給而有餘也其賞善之公
如此始初誓師說商紂至親雖多忠良者少不如我周家
臣子個個是仁厚有德之人賢而可恃也我今既獲仁人
之助若不往正商罪則百姓每嗟怨日甚把罪過都歸于
我之下身矣其責已之厚如此夫利則公之于下過則引
之于已則武王代紂之舉無非為除暴安民計耳豈有毫
毫自私自利之心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

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權是秤量是斗斛武王既定天下見得商家舊政都壞亂
了乃掃除其積蔽從新整頓之于權量則謹定其規則而
輕重大小無復參差于法度則審酌于時宜而禮樂刑政
無復混淆于官職則修舉其廢墜而百司庶府無復曠閒
由是法紀所頒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雍遏而不行
者矣至于前代帝王之後國土已滅者則興之使復有其
國世系已絕者則續之使不失其祀賢人廢棄在下者則
舉用之使野無遺賢由是德意所感人人欣戴而天下之
民無不傾心而歸服者矣至其加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則
有三件曰食曰喪曰祭蓋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
乃人道之太經故制為田里以厚民生定為喪葬祭祀之
禮以教民孝所以重王業之本風化之原者又如此由武

直解

王所行之政而觀其德澤周徧既有以固結一代之人心
政教修明又有以恢張一代之治體所以能建中于民而
副上天寵綏之命有由然矣謂非上接堯舜禹湯之統者
哉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任是倚靠的意思記者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因總結之
說帝王御世雖因時立政各有不同而保民致治之大端
總之只有四件曰寬信敏公而已蓋人君以天下爲度若
專尚嚴急則人無所容而下有怨畔之心若能寬以御衆
而胸襟廣大如天地之量一般則包涵徧覆衆庶皆仰其
恩澤而莫不尊親矣君道以至誠爲本若虛文無實則人
無適從而下有疑貳之心惟能信以布令而始終惟一如
四時之運一般則實政實心下民皆有所倚杖而莫不歸

附矣人君總理萬幾一或怠緩則易以廢事惟能勵精圖
治而孜孜汲汲宵旰常若不遑則紀綱法度件件修舉而
事功于是乎有成矣人君宰制萬國一或徧私則無以服
入惟能大公順應而蕩蕩平平好惡有所不作則賞罰舉
措事事合宜而人心于是乎悅服矣凡此四者皆人君治
天下之要術自堯舜禹湯武文修而並用之此所以成唐
虞三代之盛也然要其致治之本則皆不外乎一中之傳
蓋道具于心則爲中措諸政事則爲寬信敏公亦如洪範
皇極以立本三德以致用故剛柔正直而建極之化始全
寬信敏公而執中之道斯備其義一也有志于帝王之治
者宜究心焉

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
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

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尊是崇尚，屏是屏絕，泰是安舒，猛是剛厲的意思。子張問于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為？斯可以居位而為政乎？孔子告之說：治道不止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凡政之美而有益于治者有五，件汝必尊敬而奉行之。政之惡而有害于治者有四，件汝必懲艾而屏絕之。夫善政行則百姓蒙其福，惡政去則百姓遠于害，取舍當而治道可舉矣。于從政何有哉？子張因問說：何謂五美？孔子舉其目而告之說：凡施惠于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不必捐已之所有，而人自然蒙其利，于無窮。夫于下既有所益，而于上又無所損，此所以為美者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雖有役以勞民，而人皆樂于趨事，未嘗見其怨哉。夫既以勞民之力，而又能得民之心，此所以為美者二也。

常人心有所欲，易至于貪。君子雖亦有所欲，然于已有所得，于人無所求，欲而不貪，此所以為美者三也。常人志意屑泰，易至于驕。君子雖若泰然自得，却無一毫矜肆之意，泰而不驕，此所以為美者四也。常人以威臨民，易至于猛。君子雖若有威，可畏，却不至于暴厲，而使入難堪，威而不猛，此所以為美者五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聞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說：惠則必費，如何？叫做惠而不費，孔子乃備舉其事而告之說：凡施惠而捐已之財，這便費了。君子因天下之利，利天下之民，如田里樹

畜但就百姓本等的生理與之區畫而已本非分我所有以與民豈非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民就怨了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如城池倉庫但擇國家緊要的工程間一驅使之而已固不肯泛興工役以勞民其誰得而怨之乎欲其所不當欲斯謂之貪君子心之所欲惟在于仁而仁本固有欲之卽至自然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這是近取諸身無慕乎外者誰得而議其貪乎安舒的人其志意多疎放故失之驕君子不論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惟兢兢業業臨之以敬慎而不敢有慢易之心這是寬裕之中常自檢束非有心于簡傲也此豈非恭而不驕乎威嚴的人其氣象多粗厲故失之猛君子衣冠整肅瞻視端莊儼然恭已于上而人之望其容色者莫不敬畏這是臨御之體自然尊重非有意于作威也此豈非威

而不猛乎這五件施之于民則爲善政修之于身則爲令德所謂五美之當尊者如此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是殘酷暴是急躁賊是傷害猶之譬如說一般樣的子張又問說何事謂之四惡孔子告之說爲人上者欲民爲善須要時常教誨如其不從乃可加刑若平素不能教民使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且且有罪便加以刑殺是其用刑殘酷全無惻隱之心這叫做虐欲民趨事須要預先戒飭使知警省乃可責成若常時不加戒飭令其着實奉行漸次整理且省視驟然責其效是其舉動急躁殊無寬裕之體這叫做暴有所徵求于民必先期出令而後民知所從若稍慢詔令故意延却乃刻定期限追併

則勢有難于卒辨刑必至于妄加是其傷人害物有不可
勝言者不謂之賊而何至若有功賞即斷然賞之而人
始蒙其惠若遲面顧惜一般樣的與了人而于出納之際
却乃待與不與慳吝而不決則雖以與人而人亦不懷其
惠此乃有司爲人守財不得自尊者之所爲爲人上者豈
宜如此凡此四者爲政之所當屏也汝其戒哉按論語一
書孔子告問政者多矣而美惡並陳法戒具備未有如此
章之明切者故記者列此以繼帝王之治見聖人修身立
政之道一而已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
知人也

孔子說君子修身處世其道固不止一端然其要只在于
天人物我之理見得分明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

有一定之命必知命乃能安分循理而爲君子也若不知
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行險僥倖將無所不爲而降于
小人之歸矣其何以爲君子乎此命之不可不知也禮爲
持身之具故必知禮乃能檢攝威儀而有以自立若不知
禮則進退周旋茫無準則耳目手足惶惑失措欲德性堅
定而卓然自立難矣此禮之不可不知也人心之動因言
以宣故必知其言之美惡斯人品之高下可鑒而知也若
不知言則衆言淆亂漫無折衷得失無由而分邪正無由
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矣此言之不可不知也知此三者
則天人物我之理洞察無遺而君子修身處世之道備矣
按大學下書首先致知中庸下書要在明善而論語下書
則以三知終焉誠以天下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能行之至
堯舜禹相授受其大指亦不過曰惟精惟一而已有志於

聖道者可不以講學明理為急務哉

論語經筵直解卷之十二終
其言之美足以為天下之師
其言之直足以為天下之法
其言之簡足以為天下之益
其言之微足以為天下之戒
其言之博足以為天下之資
其言之約足以為天下之要
其言之明足以為天下之理
其言之實足以為天下之德
其言之誠足以為天下之信
其言之和足以為天下之氣
其言之平足以為天下之味
其言之淡足以為天下之色
其言之靜足以為天下之容
其言之正足以為天下之儀
其言之雅足以為天下之聲
其言之文足以為天下之貌
其言之動足以為天下之容
其言之靜足以為天下之容
其言之正足以為天下之儀
其言之雅足以為天下之聲
其言之文足以為天下之貌
其言之動足以為天下之容

論語經筵直解卷之十二終

論語經筵直解



